



類函 百三三



二百九三人五 二百九四三人五 二百九

加
427
199



門 4 3
第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所購諸田一人以贈

新念圖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人部五十二

風流

質文

風流

原王樂為首

晉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見重

終日

清談

王衍字夷甫出補元城

登樓

晉書庾亮都督

吏

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牀竟坐譚論

原

又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又

乘月與左微服之江會宏在船中詠謝尚鎮牛渚

意以自况也

季真清談

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

風流

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吹之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

有雋才長於詩蘇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

樂三百年矣此風流別駕東坡唱和坡稱其為風流別

駕

質文一

原禮記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璫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

席犧尊疏布甯禪杓此以素為貴也 又曰一獻質三

獻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吾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春秋元命

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

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質文二

原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人部

淵蓋頁初卷三百九十三

質文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左傳曰公
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
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
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
也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
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
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

園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園嗇夫從傍代尉對
甚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
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
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
爭口辯亡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增**魏文帝與吳
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操可謂彬彬君

子矣 唐書曰薛登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
乃上疏言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
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 又曰元宗時太常議
加宗廟籩豆崔沔議曰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
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
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
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太常所謂臣所未安
又曰鄭覃執政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
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
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

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 又曰崔縱貞元二年天
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詘縱樽節文物儉而不陋
又曰柳芳論氏族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媪其信可與
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又曰啖助善
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為集傳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
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僊救僊莫
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
敝將奈何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
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

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又曰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宗謂祕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

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中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又曰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 又曰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

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又曰上與宰臣論諸王行事左丞張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又曰有司奏重脩上京御容殿上謂宰相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正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脩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又曰世宗嘗言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為人有所難能者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猶有布衣鹿豪之氣光武所不

為也 元史曰姚樞言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 又曰不忽木為相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與詹同論文上曰古人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又曰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眾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所以稱朕意

也今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又曰
解縉疏言夫葵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
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鉅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又曰世宗視太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
勿徒事辭章

質文三

白賁 黃離 易賁上九白賁无咎 茅茨采椽 丹

楹刻楠 史記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注采 丹 楹 刻 楠

絺繡 禮記祭義 絺 繡 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賁桴土鼓

元酒大羹 禮記禮運 元酒大羹 又元酒明水之尚 炳蔚

渾噩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

本立文行 禮記禮運 本立文行 又內

內尊外樂 禮記禮運 內尊外樂 又內

不居其華 禮記禮運 不居其華 又常德乃

質文四

原論 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
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
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
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
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

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岐者要難求也意
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
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
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憊也質士
以四短遠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
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
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
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樸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
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
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

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
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
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
國成周革命九宮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曄鞞於廊
廟袞冕旒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
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元靜儉嗇
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
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
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
之所獎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將遊玩於左

右振飾於宮房豈爭宰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闡禮智之大信管仲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惟德是建惟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疆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豕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

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鑒誠一

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
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家語
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
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
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
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

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
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
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
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
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
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
天 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左
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說苑曰有身貴而驕人者
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
之

鑒誠二

原書曰帝曰來禹洛水敬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恒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

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孫卿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 鬻子曰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有罪而不誅無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鬻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為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為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
譽也惲內懷不服坐腰斬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
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
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放逐
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
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
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常
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
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為
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
孫皆以罪過徒補邊而遠人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
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務為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東觀漢記曰馬援出屯襄國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富當
可使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
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
俠援前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魏志

曰吏部尚書何晏詣管輅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
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
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道也
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有
蠅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慎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
嵇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言曰願陛下無忘
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
無由而兆 唐書曰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
南褚亮蕭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
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又曰太宗以魏徵所上十漸疏列爲屏障使朝夕見
之 又曰魏徵既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
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又曰房元齡嘗恐
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
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又曰張蘊古上大寶
箴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又曰孔若思中宗時擢明經
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
明自足意 又曰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秉政時皇
甫鏞言利幸於帝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

洪鑑卷之三十一
極曰元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絃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勢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 又曰德宗奉天之難每自剋責贊言致寇由羣臣意指盧杞等帝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事贊極論以為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

而知敕慎也 又曰柳玘昭宗時以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嘗述家訓以戒子孫唐世家法之美以柳氏為稱首 宋史曰符彥卿鎮大名太祖疑之使王祐察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家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 又曰太宗嘗賜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 又曰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敲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敲器邪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

洪鑑卷之百九十三
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又曰仁宗時楊安國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又曰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又曰范純仁戒子

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又曰范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又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人物志曰宋崔清獻與之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

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又
曰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
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 金史
曰世宗謂太子詹事劉仲誨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
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
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
意諭之 元史曰乃燕木華黎之後也雖居顯要而小
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
間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
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墮先人之名爾

曹戒之 又曰世祖尊禮國師帝命廉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
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曰希憲誡子曰汝讀
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禁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
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牋文多譽少規
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又曰新內三殿成
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壁間又
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朕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又曰

太祖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見聞錄曰明初廬陵劉公季道以明經被薦拜起居注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謂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銀幣有差 又曰宣宗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一日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

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又曰賀欽成化進書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之語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為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又曰弘治十年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上悟納之召中官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又曰胡端敏世寧嘗自贊云信

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以終身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又曰楊鼎以才堪經理擢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嘗語人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引年至再曰又曰鄭端簡曉父儒泰授曉經傳以諸經史古人成事列其臧否

誠之曰如此則為君子如彼為小人公聞教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為君子者父之教也又曰楊文懿守陳為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閭樂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嬖豔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無一不盡皆常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又曰冢宰李公裕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

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
雖不同代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萬物惑事故誠
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
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虚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
為昏酒色 **增**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
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
蒼梧哭翠華

增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原魏文帝
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
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
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

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
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
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
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
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肩以長三鄰
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
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
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
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

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疇一姓之
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
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
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
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原贊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
白離識鑿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
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
陽結則金石為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
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庚

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

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
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
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
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
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
假遠觀倚歟哲人勿謂斯難
唐李德裕丹扆六箴
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

人部

詩經類考卷之九十四

鑿誠

四

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替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
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鑿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
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舉白浮鍾魏睿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飡斯可
戒懼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末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棟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洛陽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
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
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
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

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增**唐柳
玘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
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
手爭指矣所以脩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予聞先
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
為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
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
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
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
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
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原誠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
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譚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
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
為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誠曰天
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
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
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
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翦思慮泰
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

綿綿存 魏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為歡樂
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
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
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
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
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誠曰
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
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
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法鑑類函卷三十四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
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
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
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
二患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
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
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
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

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
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
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誠曰溫良恭
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
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
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吝退懼為怯弱不遜以為勇
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聞也 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
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
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

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唐

姚崇冰壺賦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

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冰嗟爾有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玼奢侈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

人部

清鑑類卷二十九

鑒誠

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
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
相餽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
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
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
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
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
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
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
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

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
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
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
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
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
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第封丘閉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

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旣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
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 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曠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
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
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
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含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
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
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原 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身
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
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

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
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
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
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
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曾宋張載東銘曰戲
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
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
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原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
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
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
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
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

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元
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為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
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為弓為箕不無因矣
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
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
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
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
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
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
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
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
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
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
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
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宋畢仲游

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以此救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澠忍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 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人部

游鑑類編卷二百九十四

鑒誠

六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素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

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曾**魏曹叅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為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
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
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人部五十四 諷

諷一

諷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
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
也者謂君父有關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
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增**史記
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諷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
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
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犗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
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
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
者乎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
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

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歎之也公乃止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
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
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
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
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
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
數之云云馬詳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
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殯謂晏子曰
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
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
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
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
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殯之有 又曰魯哀
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

壞辟法裂絕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
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為城
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間沒汝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
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詳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
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

人部

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
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
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
羣臣皆偏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
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
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亦
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為
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
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三者
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鵝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
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
叔射鵝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
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
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
趨而出次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說苑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哉乃罷兵詳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

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爲漆耳難爲陰室二世笑而止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從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

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為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上默然遂赦之

增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素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為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酒詳世說曰桓元好獵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自此少差 **增**經濟類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

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又曰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

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又曰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又曰崔日用為

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又曰裴諤為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納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諤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呂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為御史中丞懷唐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為不聞者讀畢乃止 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錄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又曰世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石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

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羊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 又曰嚶嚶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嚶嚶日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酤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酤罵如故又曰駕至酤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

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錢耳問錢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

諷三

原抒情 寤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漢書車千秋無材能術學又無伐關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 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遺使召見大與語甚悅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慕其才折節之琦作外戚箴白鵠 景伯諫官 鄴侯賦以調冀怒曰君何激刺之深耶 諷

小友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
 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至書李景伯與嚴挺之蕭善然蕭較美可喜必在旁
 絕之九齡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較美可喜必在旁
 率爾曰公起布衣以首道至宰相而喜世南規諷
 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虞集從容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必存規諷多
 帝補益之道治忽之虞集每承詔有為感悟以陳恕不
 進公權無言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為戶部侍郎命條
 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
 敢進上嘉之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
 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諍明賞罰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節耳時周同對為之股慄進醫箴獻酒誥唐書

喜武功且數出游柳公綽進太醫箴以諷元史蕭
 刺字維斗讀書隱南山者二十年徵拜太子諭宋史疾
 至京師入觀尚書酒故也誦舞詞引御序宗嘗語
 為獻以朝時尚書酒故也誦舞詞引御序宗嘗語
 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
 德舞詞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
 遠起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
 乞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之黨薛昂林自
 序文以問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之黨薛昂林自
 昂自議沮郇謨三十字伯雄一卷書唐書大曆間
 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筍一葦席行哭長安東市
 人問之曰我字三欲獻上以筍一葦席行哭長安東市
 以筍一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以筍一葦席行哭長安東市
 載其言曰此請罷諸州團練使聞帝召見問狀多譏切
 軍大抵類此帝召見問狀多譏切
 神進世頗漢文下賈誼夜半問楊伯雄以請罷諸道監
 得已乃曰臣置一曆白所為暮復書之不可書者是以
 免罪已乃曰臣置一曆白所為暮復書之不可書者是以
 人部

不可為也海
 陵為之改容
 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
 以教準準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
 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就狹邪飲
 滕達道字元發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
 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
 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燭讀書以俟元
 如人范後學善走買脫空人志張翥字柔直開
 巡走入弟貴倨嘗曰若曹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
 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
 好逃去諸生大駭奔告京就請計勸京取與初有
 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朝廷奇才力加薦引未數
 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
 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易子腰笏清臣題詩唐
 座末曰也買脫空胡然然易子腰笏清臣題詩唐
 何易子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春遊索民牽挽易于腰笏
 引船朴驚問對曰百姓春耕且蠶不可役唯令無事可

任其勞悴大慙疾驅去人物志宋李清臣少負才名
 一日往謁韓琦其姪言叔方睡客且去清臣因題詩於
 壁曰公子乘閒臥碧幃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
 公候曾說當年吐哺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
 為東床之選
 原智在圖危直惟惡訐並白出入諷議
 朝夕論思臨食興歎閤沒言小人之心飲酒流

涕晏子為大臺之役臺上見諷二晏子春秋景公起大
 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唱然流涕公忠而謀國既
 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三思而後行敏以悟君亦一言以為智君心有寤
 冀擇善而從之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諷四

原舍肉左傳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諷

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
 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諱曰不然公從之
 遂為母子如初
 書邊讓作章華賦多豔麗之詞
 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仕宦捷徑唐書盧藏
 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狗權利務為騎
 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
 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并禁月明李茂貞
 居岐為岐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
 松薪以其可為炬也
 有優者請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
 貞笑而
 天何言哉
 宋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
 不怒
 也帝
 遠佞人
 事文類聚王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王
 默然
 放鄭聲平甫應聲曰願相
 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留題齋壁
 麟字慶符以明

經入太學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觀時事
 慎之留題齋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檜聞之
 下獄捶楚
 流吉陽軍
 不忘規戒
 伯麟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
 炎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
 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
 治道貴
 靜又海陵銳於求治揚伯雄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
 貴靜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
 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徒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
 策也所謂靜者
 應制規諷
 元史關復字子高至元間
 乃不擾之耳
 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寓規諷意世祖
 顧和禮霽孫曰有才子如此何可不用
 移置鎮紙
 明耿
 通為都給事一日成祖覽奏牘鎮紙金獅敕側將墜通
 趨進移置案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况
 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
 於安處則安况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
 卿理寺
 不盡有常
 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於危處則危置
 卿部
 不盡有常
 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於危處則危置

大夏對曰正謂何患無夷齊又王守仁提督江西致
其不盡有常耳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
政事關失外示愁歎曰有湯武便有湯武耶守仁曰湯
武亦須伊呂宸濠曰伊呂何患無夷齊納桑婦武見聞錄明
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善歌吹者數十人時
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
王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有禪事遂蒙
流亡無以應教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僕蒙
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禪事遂蒙
耳又明屠漸山論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
見而於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
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諷五

原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
及孫土戌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
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
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
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困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

人部

飲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
侈靡及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
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
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增** 遼文妃蕭氏作歌
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莽人
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
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
來朝兮劍佩鳴十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

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
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 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
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蒲讒口將將
仁人訕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為蝮蛇
鳴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
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
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瑤琳不知珮也雜布與綿不知異
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知喜也以盲為明

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
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
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
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
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
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
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
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
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今

下黃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泉而
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
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
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元泉釣又焉足爲大王
言乎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鉞其餌非蟻
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
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
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
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
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勦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鈞可謂善矣功
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
墜鈞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鈞術也 晉陸機豪
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
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
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
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
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
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
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
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
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
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
以運動恒才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
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
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讐日罔中而弗昃月何

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
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
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
及增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
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
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
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
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
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烏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
奪終感恩於篋中和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

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
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
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
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
賦曰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鉏春茲櫻之攸止亦
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
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諂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
截高殿雲騫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
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菡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
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
 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覲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
 葉剝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階軒
 此賦諷李 宋楊億君可忠賦曰若夫晬穆東房後望
 林甫也 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今不及慎乃憲而惟
 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
 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
 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鬢讒消
 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
 室豈不念悲哀作主吠畝思君羈心藥苦別緒絲棼岷

山一屢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
 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
 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
 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
 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
 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
 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
 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嗚嗚然

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
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
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
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
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
不易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
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
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螻
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
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

乎 **增**唐杜牧懷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
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
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